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七十二卷目錄

兄弟部記事八

兄弟部雜錄

兄弟部外編

家範典第七十二卷

兄弟部記事八

明外史晉恭王櫛傳櫛太祖第三子母高皇后洪武

三年封王一年就藩或告櫛藏兵五臺山中反形已

具帝大怒欲發兵討之皇太子諫曰萬一兵往而櫛

拒命是父子為敵也如天下後世何臣請巡邊與俱

來帝從之太子巡邊燕代及晉與櫛兄弟甚驩淡

旬太子行櫛送至河南太子告之故令人朝櫛體恐

從命至京帝怒未解太子東漸其切乃廢為庶人居

京師與太子友愛相傳日夜泣泣時帝嘗之復其

爵初歸藩以家漢問

櫛葬于定王濟陽湖陽縣平陽王濟陽幼很展失

愛父兄及長太子奉旨問四世及庶子之長

者教太子京師濟陽與然太子高煦周王于有勳郭滿

相比不為太祖所喜濟陽與然太子成祖封濟陽平陽

濟陽過過于朝又濟陽中官後文致其罪歷八

年不已帝乃濟濟陽與世子王王首為庶人傳子

恭王固而立濟陽為晉王濟陽既立驕恣暴橫一府

被其害莫敢言至進海狀頗得謝氏過恭王侍兒

吉祥南濟陽父十歲貧不給父兄故侍從宮人多為

所繫恭王宮中老嫗走訴成祖乃即獄中召府府故

承奉左微問之蓋得濟陽謀濟陽狀立釋成祖召

濟陽父子濟陽幽空室已十一年左微者故因濟陽

連繫獄或傳欲死久矣及至一府大驚徵入空室釋

濟陽父子相抱持大慟濟陽父子謂成祖行在所成

祖見濟陽病惻然封美王平陽王使奉文歷平陽王

以恭王故連伯推田會成祖則濟陽不為服使寺人

代致臨葬中而不與美王田仁宗連門書語濟陽卒

不聽又聞朝廷賜濟陽王者臣服及他齊王益怨望

廣致獄吏詔親不報宜宗即位濟陽密遣人結高煦

謀不執齊化王濟陽告受仇高煦又得濟陽交通

書帝未之問也而濟陽所遣使高煦人懼罪乃走京

師首實內使刺信等數十人並告濟陽擅取屯糧十

萬餘石欲應高煦并殺其宮中詔親事濟陽亦至是

始知禍母被執馳奏入帝察實數召至京示以書所

發奸逆狀免為庶人幽鳳陽同謀就平宮屬悉殺死

時宣德一年也乃復封濟陽為晉王

遼簡王植傳恭王寵漢弟光澤王寵漢友愛飲食

服御必從寵漢等今德寵漢等事必咨寵漢而後行

則定王植傳禮恭王憲王有敬附弟汝南王有勳數

許有聲宣宗寵漢等七有勳弟新安王有勳乃許

為許祥王有勳弟與越王書辭甚厚寵漢德太子曰

指揮王友得旨以聞宣宗亦無違召有勳主都

必有勳為此言示以服有勳並免為庶人

成化二十一年惠王同德嗣弘治十一年薨世子安

瀾未幾封而卒孫恭王睦繼嗣追封安瀾為悼王初

安瀾為世子與弟平樂王安瀾弟王安瀾弟王瀾利

韓置固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七十一卷目錄

兄弟部記事八

兄弟部雜錄

兄弟部外編

家範典第七十一卷

兄弟部記事八

明外史晉恭王桐傳桐太祖第三子母高皇后洪武三年封王一年就藩或告桐藏兵五臺山中反形已具帝大怒欲發兵討之皇太子諫曰萬一兵往而桐拒命是父子為敵也如天下後世何臣請巡邊與俱來帝從之太子巡歷燕代及晉與桐見弟甚驩泣旬太子行桐送至河南太子告之故令人朝桐禮送從命至京帝怒未解太子哀祈其切乃廢為庶人居京師與太子友愛過舊日夜就泣問罪帝憐之復其爵初歸藩以家範聞

桐葬于定王濟陽湖陽縣平陽王濟廣幼很展失愛人及長太祖召奉旨問四世子及庶子之長者教于京師濟廣與恭王高煦周王于有嫌郭滿相犯不為太祖所濟廣既嗣王成祖封濟廣平陽濟廣過過于朝又不為解嚴其弟慶王濟安八年濟廣薨太子召及濟廣中官授文致其罪歷八年不已帝乃奪濟廣爵與世子朱圭首為庶人傳于

恭王固而立濟廣為晉王濟廣既立驕恣暴橫一府

被其害莫敢言至進海狀頗得母氏過恭王侍兒

吉祥南濟廣父十歲貧不給父兄故侍從官人多為

所繫恭王宮中老嫗走訴成祖乃即獄中召府府故

承奉左微問之至得濟廣橫暴驕狀立釋赦命諸召

濟廣父子濟廣幽空室已十一年微者故因濟廣召

濟廣父子相抱持大慟濟廣父子謁成祖行在所成

祖見濟廣病惻然封美王平陽王使奉文成祖在平

以恭王故連伯雅田會成祖崩濟廣不為服使寺人

代致諒恭王而不與美王田仁宗達門書語濟廣卒

不聽又聞朝廷賜濟廣王者召服及他賚子益怨望

廣致就京詔謂不報宣宗即位濟廣密遣人結高煦

謀不執實化王濟廣告變乞食高煦又得濟廣交

書帝未之問也而濟廣所遣使高煦人懼罪乃走京

師首實內使劉信等數十人並告濟廣擅取屯糧十

萬餘石欲應高煦并發其宮中詔呪事濟廣亦至是

始知高煦告變就馳奏入帝實數召至京示以諸所

發奸逆狀究為庶人幽鳳陽同謀就平官屬悉誅死

時宣德二年也乃復封濟廣為晉王

遼簡王植傳恭王寵漢弟光澤王寵漢友愛飲食

服御必從寵漢等今德寵漢等事必咨寵漢然後行

別定主權傳禮恭王憲王有敬嗣弟汝南王有嫡數

許有聲官有嫡弟與越王書爵其弟新安王有嫡乃許

為祥符王有嫡弟與越王書爵其弟彰德太子曰

指揮王友得官以開宣德王承無名有嫡主曰

必有嫡為此言示以服有嫡並免為庶人

成化二十一年惠王同繼嗣弘治十一年薨世子安

瀨未襲封而卒孫恭王睦繼嗣追封安瀨為悼王初

安瀨為世子與弟平樂王安瀨弟安瀨弟安瀨弟

韓置固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如議傳漢子仲德浦江人會胡惟庸以罪誅有訛都

氏交通者吏捕之兄第六人爭欲行混竟往豫方以事至京迎謂曰吾兄長當任罪混曰兄年老吾自往辦一人爭人獄太祖召見勞之曰有人如此肯從人爲逆耶有之賜酒食立權混爲福建左參議混奉事當違從弟治曰吾家以義名先世有兄代弟死者吾可不代兄死乎詔吏曰謹服斬于市治子仲完受業于宋混有學行鄉人哀之私誨員義處士何屋傳屋字胡舉江西新城人家故饒貨仲兄主家政而中落至無室可居處之甚如

鐵園中府賸傳傳睦睦字蓮甫高皇帝七世孫有弟五人親爲教督並推遷與之

聞龍傳龍字隱龍鄉人生有至性當授產腹者悉讓其兄

禁學用傳學用字子行鄉人父沒兄盡廢遺賫客遊京師不知死所學用銳意仕進後舉人請選入都邀學用與俱學用確念謂可因此覓兄管乃許之至乃開行竟兄違管果得諸寺庵下題識宛然惜夫即攜其柩歸

張上誠傳上誠行第三人上義士德十信兄弟並以張舟連體爲業緣私習作奸利頗輕財好施得墓墓心

沈慶傳慶字民則以善書名弟榮亦以善書得連同侍禁近各賜一品金銀衣及象笏其名金塗之榮字民望善書絕麗聲書邀勛並爲所賞名位與兄並亞人呼大小學士氣亦篤于孝友事母如父周述傳述古大人永樂二年與從弟五蘭並舉進士及第成祖于題一人策策賞之並授翰林院編修讀

書文淵閣兄弟並列侍從一時稱盛焉

金問傳問字公素兄聲骨病熱須臾以療時方嚴寒問解衣袒袒得百枚以進病良已

陳治傳治字叔遠好古力学與兄齊涉涉有名

鄧辰傳辰字文樞爲人重義輕財初登進士歲寒悉以環兄弟

劉珠傳珠字求業從弟玘知莆田遇夏布一匹珠封還還書成之

江班傳班字用良仁和人致政歸養盡爾然而世業悉以讓兄弟未嘗請託入公府

錢與傳與字戶科給事中安鄉伯張安與弟車車歲歲與弟之安遂下吏

賈時中傳時中成化五年進士兄泰泰五年進士以詞翰自娛與時中齊名

楊守隨傳守隨字維昌鄉人侍郎守陳從弟也守隨從弟守隨兄人端謹事有不可義行于色與守及

守陳守隨兄弟自相師友其行亦相類云

楊守陳傳守陳弟守隨字維立爲人篤實博極讀書師事兄守陳文學行政相持其爲解元學士侍郎皆與兄同又對掌南京翰林院人尤號稱之守陳卒守

隨爲位哭喪者二年

許進傳進字志亭廷治正德十一年冬拜南京戶尚

書事兄守陳父學行政相持其爲解元學士侍郎皆與兄同又對掌南京翰林院人尤號稱之守陳卒守

隨爲位哭喪者二年

李貞傳貞字惟正嘉興人成化二十年與兄贊同舉進士並有名

李道傳道字一清性孝友兄忠足疾道母自外歸必至寢省視事無巨細悉諮之

顧璘傳璘從弟璘字美玉有清操好學能詩文名與璘相埒璘家居日置酒宴客每名環璘不往有稍

趨璘邸以干栗亦不受其介行如此

魏良政傳良政字師伊新進人王守仁撫江西與兄良弟及弟良將良威受學焉兄弟中惟良政功

尤專故聞道最早爲人孝友教村燕居無俗容舉鄉

試第一未幾卒良政居兄弟自相師友既沒良嘗

嘗言吾夢中每見師伊輒流汗淚其爲兄敬俾如此

韓邦奇傳邦奇字汝節邦瑞字汝慶年十四舉于鄉與邦奇同登進士兄弟孝友邦奇常處居得疾歲餘不能起邦奇藥必分嘗食飲皆手進後邦奇瑞

邦奇日夜侍弟泣不解衣者三月及沒哭不絕聲喪經終食終喪勿懈鄉人爲立孝弟碑

方鳳傳鳳字時鳴鳳山人與兄鶴同舉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改北都世宗嗣後追崇鳳鳳鳳偕同官

上言願劉恩從義克己由禮則大孝立而治本端帝

既尊與鳳王爲帝復又以鳳以皇皇復復鳳言非禮大

禮議起南京主事張璠輩力請考與鳳王舉朝排之

鵬獨是之其議後鵬舉力請考與鳳王舉朝排之

卿初鵬與鳳同以學行相砥比議禮各持一說不相

遠然既兩入皆家居相友愛故世情不自治故未久

寺鄉人並贊之始二人議議不合世宗亦知之著作

自得述一一篇中言今世隆理微人欲熾盛悅悅和

者無足怪所惜者師生兄弟朋友乃過于勢利互有

乖戾如少師楊一清爲喬宇之師而師之言不從矣

桂華爲少保舅之兄而弟不就矣蓋若水爲尚書方獻夫之友則友而疎矣計勢利奪人之速可垂世哉故一清上言予不聽臣言若水背獻夫之論是誠然矣若華能持正論聞者之學多自其兄啓之未可盡非也帝報曰朕聞大典有得而迷因欲兄弟邪正殊途桂華桂華之如此方屬之如彼故呼嗟之餘抑揚不手得卿言朕將易之杜槐傳慈惠吳爲四者海濱農夫也倭寇其盧竊奪來德四自田歸過于門揮鉞中其脇仆地死弟德六急取倭刀復追殺一酋兄弟遂以勇力聞該機部下每遇賊衝鋒破敵以爲常監司聞其名欲往舟山攻賊棄德四前欲破賊某中驚擾隊而出儒軍盡返節走賊砍德四砍德六奮呼曰兄死矣獨前斬其殺兄者後援不至亦死

馮元鑑傳元鑑字爾強與兄元鑑最友愛其持廉不如元鑑而爲人溫厚似之兄弟並處優好士雖僕隸下人亦皆得其歡心以故一馮之名滿天下

張光簡傳光簡字爾衡爲文選郎中甫視事魏忠賢欲逐趙南星假廷推謝應祥事燔官切責光簡抗疏爭之被旨切責未幾以推養九升忤賢意又抗疏唐藩待罪遂貶秩調外光簡兄右布政使光簡治去進化爲閩閩門克新所劾亦創籍兄弟並以忤閩去見稱於世

岳萬傳萬字西來人陽人有庶弟甫生其母暴卒適爲萬生女令婦妾而乳其弟弟也萬晚夜啼不止夫婦更相懷抱進供藥至腰血淋漓其婦亦無怨色

徐學顏傳學顏字君復永康人性篤孝友弟食指絮推所居大字畫界之

伍洪傳洪字伯宏安福人洪武四年進士授補漢主簿權上元知縣丁外艱服除後母老病養不復仕推賢讓與諸弟而已獨獨居養母十九年有異母弟得罪而逃他者捕弗獲其母洪哭訴求代母曰汝往必死莫若君自當之洪曰安有子君而累母者使者執以行竟死于市

時有樂析者定海孝戶也洪武十二年以鹽課失額當解京覈計弟悅請縣庭乞代析執不可校迫及十道析以觀提稅迫復歸稅始慟哭而逃析竟死役中劉文煥者廣濟人洪武時兄文輝運糧忽期當死文輝以長生文煥請吏請代叩頭流血所司其狀命有之則文輝已死矣太祖特書義民二字獎之時京師有兄法兩弟各自歸請代太祖遣使問故曰何對曰臣少失父非兄無以至今日兄當死弟安敢愛其生當陽許之而戒行刑者曰有難色者殺之否則奏聞兩人皆還頸就刃帝大嗟異欲并其兄賞之左都御史詹徽待不可卒殺其兄

黃璽傳璽字廷選餘姚人兄伯幾十年不歸璽求之不得後至衡州驛南嶺廟神授以繡袍戲戲服復恨江漢行二句書生告曰此杜甫春陵行詩也春陵今道州楊花尊之璽從其言至無所遇一日入廟重奉道旁見雙鵲過曰吾鄉人也循其柩而觀有餘姚黃廷寶號延選出問璽稱其兄也遂奉以歸成銀傳成銀須臾川王諸孫父仕卿生罪幽屬病死成銀微服走鳳陽謁喪上流自劾越禁乞養父骨歸

莽傳莽即不得願爲庶人止莫何成省視詔許之成銀乃棄莽歸弟成維亦好學有志概嘉靖十三年上言雲中叛卒之變幸獲鎗研究其盡端實食儲官史叢殺之臣慮天下之禍隨于民心異日不獨雲中而已播種切重帝下廷臣爲行時以兄兄弟爲二難焉馬足輕蹄直趨宣陽縣布衣也性篤孝友弟慈謙言迫分產乃簡取田廬之產薄者

有萬歸傳世濟與兄世舟並爲士處于定中所執將殺之兄弟相抱持而泣賊憐之讓歸其一世濟即奪賊刀自殺世舟復免

歸絳傳絳字補賈鹽興一弟絳絳兄愛絳數犯法歸絳殺其兄之孫無謂客

王在復傳無錫蔡元銳與弟元輝並孝友條犯無錫入元銳家兄弟鬪蔡元升屋蓋建而元銳負賊執令言父所在堅不從遂自斃元輝不知兄死明日持重賞往贖並見說

郭宗平傳宗平字君歸弟友愛其弟弟常有疾病當灼艾銀鑲之宗平解衣先刺以灸其痛焉

梅守德傳貴州國字元忠生於青年十四補諸生兄安國見其履汚惡曰汝尚爲童子哉邪妻之靖國遂安教

蕭應傳應字思學弟進亦舉進士官嶺南十度而學諸弟之將稱一蕭

吳中行傳中行字元亮宛南志節與弟林順遂成諸人善而兄深疾東林所輯書微錄試不遺力其兄弟莫操如此

曾同亨傳同亨字野吉水人弟乾亨字子健爲人

剛介言行不苟與其兄並以名德稱

懿九貞伯允貞子懋德南樂人萬曆五年進士弟允  
 中九子允中鄉試第一時淳浦劉廷蘭並爲舉召尋  
 於九子允中舉八年進士允先允中舉廷上廷蘭  
 與兄廷惠同薦進士兄廷芬亦先舉進士廷蘭兄  
 弟並負才名世所稱南樂三舉淳浦三劉者也  
 薛三才傳三才字中璠定海人弟三石字魯叔器度  
 凝遠當官持正不撓兄弟並以風節稱

畢懋康傳懋康字五侯歙人天啓四年起右金都御史撫治鄖陽懋康推負器局敏歷中外與族兄懋良並有清譽稱一畢懋良字師聖先懋康三年舉進士

懋康爲巡撫之歲懋良亦自順天府尹擢戶部右侍郎督倉場魏忠賢以懋康爲趙南星所引欲去之御史王際達劾其附庸邢黨遂削籍而懋良亦以不附忠賢爲御史張訥所論落職聞住兄弟相攜去國士論吏以爲榮

錢瑛傳正德中流賊掠鉅鹿趙趙慈之母將殺之智追至鹿告曰母年老願殺我慈亦至泣曰兄年長願番養母而殺我智力與爭死而母復請曰吾老當死之留二子孽賊笑曰皆好人也並釋之

樂宣專宣州人三歲而孤與兄秀能以孝聞天順

四年上臘梅度城頭兄弟扶行走避過賊旗謂瑤曰  
我以死衛母故急去瑤從之瑒與母遂陷賊中官軍  
至瑒出走被執主將將殺瑒瑒趨至叩頭流血泣請  
曰兄以母故陷賊母老家貧待兄爲命願殺瑒有兄  
養母主將不察竟殺瑒

其後有葉文榮者海寧人弟殺人論死母日悲泣不

食文榮患之謂母曰兒年已長有子請代弟死遂詣官服殺人罪弟得釋而文榮坐死

包節傳同字元達生五歲而孤母教養之舉進士爲御史爲中官廖鳳詔詔獄永成莊衛衡莊沒極邊敗辱傾垣處之甚安顧憫念其母自傷不克終養日飲泣母計寸晷夜哭又已聞弟孝卒撫膺曰誰代吾奉祀者哭益悲竟得疾不起孝子元愛後節三年

舉進士爲南京御史兄弟分居南北耄並著風采又皆有至性節旣服官于北不得養母孝遂以侍養歸及母亡孝哀毀骨立未終喪卒而節亦繼殞天下聞而傷之

楊通照傳通照適太鋼仁人母周氏疾兄弟爭拜  
求以身代閔三年不入內室萬曆三十六年羣苗流  
劫至其家母被執去二人追往之轉鬪數十里被傷  
負痛不顧至鬼空溪見賊繫母大罵聲震山谷殺入  
重圍中爲賊所磔死通照年二十五通本年二十二

泰昌元年巡撫李榕巡按史永安上其事於日雙  
之門  
遼聞錄古賢黎先生名真號林坡國初名儒也嘗以  
非罪謫戍遼方同里馬某與焉既先生蒙恩放回而

馬獨不與其兄一日盛席以邀先生侑觴之妓皆鄉  
邑也先生不往適之以詩曰錦瑟銀簫白玉卮賓客  
元自有鐘期可憐孤馬長城外叫斷南雲舉不知其  
兄得詩爲之墮淚而罷宴

明朝盛事永樂中西寧侯宋晟子琥瑛一時尚公主  
拜駙馬都尉相繼嗣父爵鎮守甘肅

弟克恭克寧克誠並年踰七十蒼頭白髮燕樂一堂遂扁曰壽懃一時以爲異

貧士傳杜生者莫知其名時人呼爲杜五郎潁昌人也所居去邑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卽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祚往訪之自陳村人無能公何見顧棼問所以爲生對曰昔有販田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不足贖乃盡以

與兄而攜妻于至此假屋居之真人擇吉醫藥聊以  
供飢粥有時不繼云

不能解回巴溪亭嚴公名風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周恤倍愛無所不至是時偶遇朝之於舟中語及產事公輒慰謂曰吾兄儒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吾舍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翊之酒惘然感涕遂拉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

而相之亦涕泣慰解遇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  
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邦邦美事至今猶樂誦之  
稗史上虞寧宰治邑有聲及代去邑人作旗幟錢之  
其一云鄧君製錦天下無一封紫詔皇都邑人借



衣食相資父母相授子孫相親亦所以安之而使之不能去

春官大宗伯之職以服膺之禮親兄弟之國正服膺

孝經敬其兄則弟悅

敬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

事兄悌故顯可移于長

故雖天子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左傳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致愛善中與敬敬義

寔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

兄弟雖有小忿不貳詭親

管輅傳衛兄弟也

合諸侯而誨兄弟非禮也

夫子為子子圍秦君之責介弟也

兄弟共

兄愛而友弟敬而順

殺棄傳兄弟天倫也是何休曰兄弟後天之倫天

淵雅書兄弟為友

宋謝子路問於孔子曰詩釋古之道而行之之意可

乎子曰不可者指禮變而美讓其兄達則讓矣

然非禮之讓也也惟其初而悔其後嗟何及矣今女

欲舍子之運行行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為非以非

為是乎後雖難離難離

莊子盜跖大為人文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

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

父子兄弟之親矣

天運篇兄先而弟從先而少從

荀子仲尼曰齊桓殺兄而爭國焉足稱乎大君子之

門說

君道篇謂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

敬親而不悖

大戴禮兄弟之誼不與異國

說文兄長也

白虎通誼謂兄弟相為隱子曰然與父子同義故

周公誅四國當以歸甫為主也

幸得左契內事昆弟有親親之思則鉤鈴入房宋均

云鈞鈴進房則疏問今昆弟相親故天相近明其友

也

漢書東方朔傳同胞之徒無所客居蘇林曰言親

兄弟

谷未傳趙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

誨周法訓有一產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為兄言其先

胎也愚謂此野人之警語耳君子不測詰安知胎之

先後也

李華中古職場文誰無兄弟如手如足

初學記魏芳燕茂蘭登玉璽喻兄弟之賢也

白帖連枝同氣無鳴四鳥之慈金及玉昆其見三荆

之茂

筆記宮公言詩有棠棣之華遠詩有唐棣之華世人

多誤以棠棣為唐棣於兄弟用之因唐誤棠且棠棣

棣也唐棣也移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親

西漢嚴忌詩常棣燕兄弟也慎管輅之失遠故作常

棣焉毛注云周公兄弟一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忌疏

召公為作此詩而歌以親之史記誦周官以召公為

周公之庶兄在庶子志以狄伐鄭鄭厲公曰不可

臣聞昔周公一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室名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封台示放於成周而作

詩曰常棣之華華不韋韋今之人其知兄兄弟云云

孔穎達云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

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思亂重歌周公所作之

詩以親之耳不言召公所作當別有據

演義露東坡詩周公與管蔡恨不害二周南史劉義

真傳贊曰善干戚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

之內宜無放廢之辭

開元後錄于贊皇史官贊唐太宗曰比諸漢武則有

焉于成康若遜之何燕漢云孫燕漢前則道以為聖

蘇東坡則以從諫近于聖也如建武之廢元吉之

囚反得以善太宗則唐之宗社可立又曰挽能保情

之遺民于塗炭錄鑑之餘傳二百三十五年故劉昫

歐陽文忠之史于建武建元吉不讓也而又曰當高

祖任讓之年建成居功之日帝除長偏執顧分朋變

故之興固不容雙方權廢舉之禍寧虞八布之謫蓋

代之公言也獨范內相純夫作唐鑑以太宗誅建武

元吉周公誦管蔡不同曰管蔡放言於國將危周公

以闔王望得罪于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詩之天下之

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予以為不參周公發

周之行亡周若太宗宗唐之亡亡既管蔡一連言以

危周公周公得而誅之建成元吉已敗太宗不克向

求甲仗兵懷懼曰敢殺發不比管蔡之危周公也太

宗獨不得而誅之乎管蔡之危周公則得罪于天下

建成元吉之害太宗獨不得罪于天下乎廢餘之人

持大宗以爲命者其甚於周之人特周公也以召公之靈固非管蔡可窺不究不免爲周之輔佐者也召公而下尚有入王室者何耶如建成元吉得蓋太宗唐隨以亡矣不止於問王室也太宗豈得而私之哉魏夫又曰立子以長不以功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子又以爲不然古公金長泰伯立李歷爲太子文王舍長伯邑考立武王爲太子耶若以賢也大賢亦莫如太宗大功大德格於天地不使古公文王之明智雖甚愚至下之人亦知其常有天下高祖感於內不察也老嫗荒悖可勝言哉子故其列建成元吉謀害太子之事以見太宗之計出於亡聊實與天下誅之比周公誅管蔡之義甚重不憤也反擁夫之說以誹知言之君子

搜米異聞錄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爲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爲長謂先後當有序然固有誤一日或多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失辰時爲弟已時爲兄則弟乃先兄一時矣按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子謂左右嬖及姪婦之子實家親親先立婦文家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實家指見在立先生文家指立後生乃知長幼之天自商周來不同如此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女國力非之疏釋附會安石制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雖力爭之會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險難著類而弟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後山漢書賈買兄弟同利伯治要仲治棄李爲士逸飲無度伯譚之給與有限仲出神爲償其費李

德之乃親仲誠伯既仲之子復爲士遊學京師李始疑之彼能欺其兄而私我也惡知其不欺我私其子數以詠仲仲實不私也而無以自明李終疑之相與如仇嗟乎不慎其始卒以相誑

客齊羅華孫權即帝位遺弟兄張魯爲長子封其子爲吳侯孫權有江漢舊章詩云劉據江東最之基兆也而權尊榮未至子止侯孫於義傲失而孫盛乃云權遺思蓋盛之數正本定名防微於未兆可謂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其說迂謬如此漢室中興出於伯升光武厥其功業之不終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爲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年之後司馬昭繼兄師襄魏政以天子故爲師後當云天下者皇王之天下欲以大業歸假以孫權視之不可同日論也

夏書甘誓營與有扈大戰于甘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即動絕其命爲解孔安國傳云有扈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其罪如此耳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爲亂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此事不見于他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傳記散佚其必有以爲據矣莊子以爲禹攻有扈國爲虛屬非也

客齊羅華孫權即帝位遺弟兄張魯爲長子封其子爲吳侯孫權有江漢舊章詩云劉據江東最之基兆也而權尊榮未至子止侯孫於義傲失而孫盛乃云權遺思蓋盛之數正本定名防微於未兆可謂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其說迂謬如此漢室中興出於伯升光武厥其功業之不終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爲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年之後司馬昭繼兄師襄魏政以天子故爲師後當云天下者皇王之天下欲以大業歸假以孫權視之不可同日論也

兄弟耳

鄭懷記李易安賀人學生感中有云無干未一時之分有伯仲兩端之僥既聲價而繁足實難窮而難兄玉刻雙璋錦對標註曰任文子子學生德卿生於子道卿生於末張伯仲皆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弟不能辨以五絲繩一繫於臂一繫於足能改者後錄會弟兄兩弟曰金弟亦有所本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是以令舍弟于建陽伯仲仲時從容論

研北鍾志廣雅云兄乳於父今俗語爲兄董有所本歸有團歷誤兄弟原同一體事親便是相讓分財便至相爭

繼世以同居漸有間隙之際孩提之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似矣假使幼出繼能自辨其親兄乎

董餘雖謹讓制則固屬孝廉儼古鄉里里之義而問以倫理之者如許武欲成二弟之名三分其產而多取肥體及弟以兄讓產果失復大言令人推產二弟以自取名是以李康爲弟矣

疑思錄兄弟之間凡事讓一步便是堯舜道理故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呂相驚婦東所語人家兄弟不和皆起於婦人馬谡田譚曰小兒馬謖黃鸞臨落羽花滿院飛盡切當讀香艷吐舌阿榮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投其弟是利延便伸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折之利延不能折阿榮會曰汝汝曾知之手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社稷可固言學而



卒袁紹遣人招張繡許之實謝於繡座下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繡子譚尚俱未立紹卒一子治兵相攻王術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雖人將圖而斷其右臂曰我必勝可乎二子不從卒為謀所滅法昭昭師傳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其言蓋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高弟兄古人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生子妻配夫其甚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性兄弟或一二年四五十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駟馬駢驅其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思慮決於猜忌不生其愛事有誰哉乃有不相往來不遺耗問過於途則駟下車關於轡則恩角公結異姓兄弟弟避讓夫為上賓宋家據支野鬼瞰室此非佛羅所謂第一願相者乎四野仁孝同氣惟有太平勝宗行四故也元字子棟王褒傳推二哥辨其非元行二故也有父之親有君之憂而推之為四哥三哥亦可謂名之不正也已元多與王褒書稱六哥則唐時官中稱父稱兄皆曰哥

今人兄弟行次稱一為大不知始自何時遽漸南厲王肅謂大兄字帝行非第一也

兄弟部外編

史記補天皇兄兄弟十二人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人亦各萬八千歲人皇兄第九人凡一百五十世左傳萬五千八百年

傳萬五千八百年  
左傳萬五千八百年  
子伯曰開伯李曰實沉居於廣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咸遷開伯於商丘主辰商人因故放為商王還實沉於大夏主參唐八國之以服事夏商

虎者神索縛之投食虎於是曰常以驅除盡此桃人子門

晉書顏含傳含子弘都琅邪華人也少有操行兄戴咸軍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護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謂仆何故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機無葬也其父視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顧葬也應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顧視之其父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合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

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悉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吹哺將護單月餘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聞家管帳頗煩生羞雖在母室不能無他矣舍乃絕人事躬親侍養不出戶者十有二年石崇重舍厚行財以甘旨奉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飲又未識人惠若當常留豈施者之意也誠竟不起

冥報記宋司馬文宣河內人也頗信佛法元嘉九年丁母艱弟喪已月旦忽見影於屋梁上不見平日迴遑歎嗟求飲食文宣乃試與言曰汝平生修德有中善若如經言應得生天或在人道何故乃生此鬼中耶宣吟佛仰歎然無對文宣即入還何弟生云時修善業報生天且靈狀之鬼是魔障非其本身也恐兄延怪故詣以兄文宣明白請僧轉告靈經令人撲繫之鬼乃逃入牀下又走戶外書叱逐之鬼云饑乞食耳撒日乃去

遷寓記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曰而許氏亡某甲改娶陳氏陳氏因唐忌鐵忌曰陳氏產一男生而呪之曰汝若不除鐵曰吾子也因之曰鐵若欲以作播田也是撞打鐵曰爾諸若毒仇不給食果不加絮某甲性剛勇又多不在舍後妻惡意行其暴酷鐵曰竟以凍餓病故而死時年十六七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曰也竟無片罪橫見陳害我母訴怨於天今日得汝來取鐵曰當令鐵杆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黃爹不見其形管問其語於是恆在屋梁上住陳氏曉謝博頗為設祭奠鬼不須如此饒我今死豈是一餐所能酬謝陳夜中夢語道之竟罵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梁使爾斷屋梁亦隨汝拉然有響如擲瓦屑人家走出燭燭之亦

有無異鬼又罵鐵杆曰汝既殺我安坐床上以為快也當燒汝屋梁即見火然燭焰大猛內外俱照鐵曰滅字文儼然不見虧損日曰曷嘗時復數云桃李花庭瑞落奈何桃李枝葉早已落聲甚傷切似是自

悼不得成長也于時歲杪六歲兒至便病體漸大上氣妨食竟廢打之處處處驚月餘而死竟便然無聞

西陽雖祖新羅國有第一貴族金哥其遠祖名旁也有一弟一人其有家財其兄旁也因分居乞食食國有與其隣地一畝乃求富較種於弟居而與之旁無不知至賢時有一賢生焉日長寸餘居而大如牛食數樹蓋不足其弟切之何間殺其富經日四旁百里內驚集其家國人謂之巨富蓋其富之王也四鄰其緣之不供殺種一草植焉其穗長尺餘旁也常守之忽為鳥所折而去旁也逐之上山五里鳥入一石罅日沒後黑旁也因止石側至夜半月明見一小兒赤衣其戲一小兒云爾要何物一日要酒小兒寫一金錐于磐石酒及得悉具一曰要食又擊之餅餌羹羹於石上良久飲食而散以金錐插於石餅旁也大喜取其錐而還所欲隨擊而餅因是富堪伴國常以珠璣贈其弟弟方始悔其前所欺富故事仍謂旁也欺以富較欺我我或知兄得金錐也旁也仍其愚論之不及乃如其言弟富之止得一蠶如常富較種之復一草植焉其穗亦為鳥所銜其弟大悅隨之入山至鳥入處遇旁兒怒曰是騙于金錐者乃執之謂曰爾欲為我築棟三版乎欲爾鼻長一丈乎其弟諸象難三版三日飢困不成求哀於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歸國人怪而擊之慚慚而卒其後子孫愚擊難而難困富堪親所在

傳信記萬同師國人也神用若不足謂愚而能無所知雖父母亦大奇之兄被戊戌安西音問隔絕

父母謂其賊死日夕涕泣而憂思也萬同顧父感命其怒跪而言曰汝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曰信然萬同曰詳思我兄所憂者衣裝機機之屬悉備之某將親焉忽一日朝齊所備衣裝返其家告父母曰兄不義矣誓書視之乃兄述也一家之私義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回故謂之一萬里也

鐵圍山裏談何回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失遠遂累代族號義門姚家也一日大死欲盡獨見弟在方居憂而弟婦又幸弟獨與小兒同室處焉度百計日其家人忽聞弟室中夜有與婦人語笑者兄弟僅義門各弟從後偷窺不少待方寢終未除而名外婦人入舍中耶惟呼吾門將奈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熟也夜所與言者乃一婦爾兄體詢其故則曰婦喪輪月即夜叩門曰我念兄無乳至此因開門納之果亡婦遂徑登梯接取兄乳之弟甚懼自是數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惟其怪而不敢駭兄也兄念家道死屍殆盡今手足獨有一人此是欲喪吾弟爾且弟計不忍縱然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于門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力以刀刺之其人大呼而去日服之則流血滿地兄弟因爭尋血蹤至於墓所則婦婦經縊外傷而死矣會其歸家適至此而訟于官官開墓則空棺耳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氏遂絕

相像不絕  
法華經云往昔無量阿僧祇劫有父子三人其父奉行齋戒未嘗懈怠兄常帶于空中燒香供養十方諸佛小弟愚癡不知三寶常以木履香上兄謂弟言此舉大重何以犯之弟起惡言誓欲斷兄兄足復起念當相殺弟父言汝子淫使我頭痛大兄報言願我身為象令父平損口至故世世受罪弟與惡意欲斷兄兄足後將人往斷樹旁兄欲相殺弟今作樹神果因樹為報相殺弟身時國王頭痛者其父也受其殃傳言罪福報應如影隨形

須彌山下有僧俗號然其兄弟各為食饗一玉女二人相爭而自鬻鬻傷者俱死便說傷言往往皆解解兩兄弟為一玉女日相殘骨肉傷毀者甚增增人觀知不貪欲  
樸實藏經昔有世尊語諸比丘當知往昔世尊曾有一不善法流行于世父年六十與者數處使守門戶爾時兄弟二人兄語弟言汝與父數處使守門戶中惟有一數屨小弟便殺牛與父而曰父言大兄與父非我所與大兄教父使守門戶兄問弟言何不盡與數屨牛與之弟各見言適有一數屨不殺牛其後兄與弟俱見兄問弟言欲更改言言豈可得不留與兄耶兄言何以與我弟言改言言老改子亦當安置汝子門中兄聞此語驚愕曰我亦當如是耶弟言當改汝改後復言言如此則汝汝宜除捨兄言相相共至當相相如此言言如何同相相捨捨兄言相相我等亦共有老耄相相王王可此語此令國界奉養父

母斷先非法不聽寬爾

難得幾經苦者兄第二人居世富貴我財無量父母終亡無所依和難為兄第志念各異兄好道義弟愛家業其弟見兄不親家業憤恨之共為兄弟父母早終勤念生活兄家業迫沙門聽受佛經沙門豈能與汝衣食財賈賈家轉貧困財物日耗人所嗤笑憐憫門戶繼繼父母乃為孝耳兄報之曰五戒十善供養三寶以道化親乃為孝耳道俗相反自然之數道之所樂俗之所惡俗之所珍道之所賤智愚不同謀密明冥是故楚人去冥就明以道致真卿全所樂苦傷之偶愛却苦辛其弟念慈揮頭不信兄見如是便謂弟曰卿食家事以財為貴吾好道以慈為珍今欲捨家歸命稱曰命寄世起若飛塵無常卒至為罪所纏是故捨世避危就安弟兄意志趨道義自然無報兄則去家而作沙門夙夜精進坐禪思惟行合經法成道果診摩此言顯志更感弟食家業未食為法其後終歸隱于牛中即盛甚大賈者買取養體販之往還數週牛遂羸頓不能復前轉增困頓歸臥不起賈人連打搥頭動時兄遊行飛在虛空遙見其弟便謂之曰弟居田宅今為所在而自投身體牛畜中即以戒感神恩本命即自識知泥出自貴由行不善慳吝疑而不信佛法轉慢疑不信兄心念慈然竟得即為牛主流其未賈人間之便以施與即將牛去還于牛中使念三寶飯食隨時其命終盡得生初利天

出羅經并其志以第四人皆得五通自知命促七

日必死兄弟議曰我等兄弟神速自能以神力翻覆天地現極大手們提日月移山住流無所不辦草當不能避此難也弟第一兄曰吾人海上下平等止處中間無常殺鬼安知我處弟第二弟言吾人須彌山腹中問環合其表使無際現無常殺鬼焉知我處弟三弟言吾處處空虛形無跡無常殺鬼安知我處弟四弟言吾當隱在大市之中衆人俱聞各不相識無常殺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四人議說相輯辭主而白王曰吾等計算餘命日促各欲逃走欲求多福王尋告曰善進其德於是別去各適所至七日期滿各從其處而背命終佛以天眼見四處志趣於無常各求度世皆已命終而說偶言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死

虎會觀州王成縣黑魚谷員元中百姓王用業居於谷中谷中有水數步常見一黑魚長尺餘遊水上用伐木亂困逐食一魚其弟焉曰此魚或是谷中諸物兄奈何殺死有頃覺狀貌有異其弟脫之脫脫衣率躍變為虎徑入山將時殺得鹿夜擲庭中如此二年一日日昏叩門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為二年矣何鬼假吾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萬萬萬為此因殺人冥官罰我一百年免杖傷遍諸汝弟視余無疑也弟開門見一人頭臂是虎因怖死果來叫呼奔避竟為村人格殺殺其身有黑子信王用也但百未變耳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七十三卷目錄

姊妹部彙考

姊妹部彙考

揚雄方言

白虎通

劉熙釋名

張揖釋名

顏延之

姊妹部彙論

禮記

儀禮

春秋四傳

風俗通義

姊妹部彙文

爲兄上書

上書自訟

教忠賦

慈惠賦

與妹書

祭程氏妹文

陽城劉氏妹哀辭

賢婦帖

又

二妹帖

與妹書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銘

漢班昭

樊豐妻梁嫺

魏曹植

晉陸機

徐嘉妻陳氏

陶潛

潘岳

王羲之

前人

王獻之

宋鮑照

唐柳宗元

不除姊妹判

祭劉氏妹文

姊妹部彙文二

鄭風黃鵠四章

齊風南山四章

敬輿四章

贈妹九娘悼離詩

咸離詩

和九日從楊氏姊遊

元日寄華氏妹

乾元中寓居同舍縣作歌七首

別弟妹二首

逸兄

光威哀姊妹三人少孤而始耕乃有是作精粹

難傳雖謝家聯雪何以加之有客自京師來者

示予因次其韻

青洛中諸姊

答諸姊妹歡

寄別陳氏妹

贈李妹

謝姊惠鞋

念郊

大慈謠

寄東氏妹

姊妹行

冬日次兒過陳氏墳堂哭亡姊有作太其韻

高思元

宋朱熹

唐權衡與

晉左思

左貴順

杜甫

王維

七歲女子

魚元機

元淳

陸康妻孫氏

前人

賈逵妻

元戴良

鄭洪

明王維祺

林章

鍾謙良

高氏姊妹彙雜

贈姊作優花

春日送七寶姊歸寧

憶兄妹

憶金陵姊姊

辭姊妹

贈伯姊

寄弟君吳

寄妹

昭壽姊約歸風不至

別惠卿姊二首

送惠卿姊二首

花下憶懷章姊

春夜憶昭香姊

春日憶懷章姊

丁卯冬十二月留別妹皆令

秋日憶姊

送妹環童于歸

鵲橋仙

更漏子

臨江仙

踏沙行

滿金門

鄭允端

周鼎

沈大孫

董小玉

方權儀

劉廷華

曹海英

朱德蓮

張引元

葉小鸞

前人

沈應英

沈華雙

前人

黃媛貞

徐氏

葉執執

宋蘇氏

前人

前人

葉小鸞

前人

前人

家範第七十三卷

姊妹部彙考

爾雅

釋親

男子兩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

漢揚雄方言

維釋

始孟姊也

外傳曰孟威我是也今江東江邊間呼姊聲如市此因字誤遂俗也始音義未詳

班固曰成通

三撰六紀

謂之姊妹何姊者忝也妹者末也

劉熙釋名

釋親屬

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

妹妹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尚昧也

魏張揖博雅

釋親

始孟姊也類妹也

又

姊忝也妹末也

類苑

維釋

姊忝也以先生言可忝同也

妹女弟也妹者末也女子先生曰姊後生曰妹

姊妹部總論

禮記

曲禮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釋言兄弟者適同等之嫌

禮記

姑姊妹之謂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姑姊妹在室與兄弟姓皆不杖期出適則皆降服大功而從輕者蓋有受我者服爲之重故也言其大受之而服爲之輕期以厚之故於本宗相爲皆降一等也

儀禮

喪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傳曰此等親出適已降在大功繼於之服期不絕於夫氏故次義服之下姑對姪姊妹對兄弟出適反爲姪與兄弟大功姪與兄弟爲之降至大功今遺婦爲期故須言報也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有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

自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

釋曰云無主者謂無祭主也釋曰云人之所哀憐者謂行路之人見此無夫復無子而不終猶生哀憐况姪與兄弟及父母故不忍降之也若然除此之外餘人爲之服者仍依出降之服而不加以其餘人思親故也不言姪而云適人者若言適人即謂士

也若言姪乃姪於大夫於本親又以尊降不得言報故云適人不言姪

又

從父姊妹

父之昆弟之女釋曰此謂從父姊妹在室大功出適小功不言出適與在室姊妹既違降宗族亦遵降報之故不辨在室及出嫁也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釋曰按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註云先姑後姊尊姑也是姑尊而不親姊妹親而不尊故云不言姑舉姊妹親者也

春秋四傳

姜氏會齊侯

春秋莊公二年冬十月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莊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說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姜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左傳書經也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殺梁傅婦人既嫁不處竟踰境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舉姜氏會齊侯所以病齊侯也師而曰如宋也婦人不合會非正也

胡傳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莊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者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於國君若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

家知正國何若壯公者哀痛以思父試散以事母厥刑以誓下事馬僕從莫不候命夫人從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年有甯君之禮所以誦其倫也兩君相見乎廟中禮也儀義不出門嘉樂不野舍非甯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事諸侯甚矣師者衆多之地接齊詩數則義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于道遠大都其父妻居之詩也其三章曰汝水湯湯行人影影當道有蕩舟子朝影影者多教也其四章曰汝水滄滄行人儻儻當道有蕩舟子遊遊儻儻者衆貌也曰言曰享儻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夫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于早之急也防微地也教齊地也初齊于驪丘于飲丘又次如齊師又一度而再會其爲豈益矣明年無知賦諸兄其禍淫之明驗也

太師氏曰禮姑姊妹曰嫁而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用兩君相見之禮乎蓋爲名而已矣呂氏曰前此書會哭而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人之爲不善一經之復知水方至矣知所極矣氏曰夫人前去其氏今得姓氏者去氏以誅其道加氏所以著其注義棄出而往會當飲之無別也春秋書孫則去其族書曹楊其氏姓蓋示之有別亦所以計其亂倫之罪

子叔姬卒  
春秋文公十二年春月庚子子叔姬卒左傳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公卒傳此未通人何以卒許嫁夫歸人許孫子而許

之死則以成人之長治之其孫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殺梁傷其日子叔姬實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太趙氏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陳氏曰左氏云杞桓公謂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按此傳大義當在成八年談置此爾江氏曰一傳以書子爲同母妹然十四年再書子叔姬初皆同母不當同李矣陳氏曰左氏云叔姬左氏以爲已嫁于杞而遺出公教皆以爲許嫁蓋通人則必係國以無所係左氏非也其稱子者文公所以別于先君之子也公教以爲姊妹者非陳氏云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絕叔姬復求其次此說通漢應劭俗通義

太師氏曰禮不得食喪不得衣一介不取謂人會過婦飯而十五錢數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謀接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歸順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實用鄭雖受而不拒而交答爲難祭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最傷恩澤禮祭之至也孟軻謂仲子以賜賜之義而食井上苦李如舊田而食穿井而飲婦嫗之義而不衣於山中食衆或問之此棄子所神耶遂唾吐立枯而死世

不之異惟其似孺孔子疾時貪味退急狂狷獨有所以所不爲亦其介也

姊妹部藝文一  
爲兄上書  
漢班昭  
妾同產兄西城都護定遠侯起事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非小臣所當放

之始出志捐軀命其立微功以自陳效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起以一身轉輸絕域雖謂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甕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漢至今獲三千年骨肉生雖不復相識所共相報時人士衆自以卿故能年最長今且七十耄老病頹無黑髮不仁耳目不聰明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過於嚴暮大馬園衆蠻舞之性怪逆侮老而趨日暮入地人不見代志園桑充之源生逆順之心而卿大夫威儀一切其背遠慮知有年暮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國國家累世之功下衆思竭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起馬園歸誠自陳者恐延頸望之二年於今未蒙有錄安屬聞古者十五受采六十受采亦有休息不任職也陳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

小國之臣況得備侯伯之位故敢爾死焉為求哀  
句起餘年一得生還復見爾廷使國家無勞遠之慮  
西戎無害之憂起得長家文王葬骨之志千方哀  
老之悲計云氏亦止泣可小康悲此中國以慈四  
方起有善妻安生談話不復相見妾誠得超以壯年  
竭忠孝於沙漠旋老則便捐死於疆野誠可哀憐如  
不蒙哀憐超後有一旦之變真幸超未得蒙超母衛  
姬光請之貨

上書自訟

樊調妻徐娘

妾同產女弟黃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龍幸  
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黃黨兄弟所見潛使妾  
父謀害死牢獄償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乞收  
錄朽骨使母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奴幸賴  
微慈賦

魏曹植

時家一女郎故漢皇帝聘以為貴人家母見二弟  
慈恩故令作賦曰

慈恩故令作賦曰

嗟妾身之微僅信未達乎義方遭母氏之聖若本恩  
化之彌長遂盛年而始立修女職於衣裘承師保之  
明訓讀六列之篇章觀圖象之遺形痛庶幾乎英皇  
委微軀于帝室充末列于椒房荷印綬之令服非所  
才之所望對林樾而太息慕一親以怡傷揚羅袖而  
掩涕起出戶而彷徨顧室宇之蕭瑟悲一別之異鄉

感思賦

晉陸機

子離也孔懷之痛而奄復與同生姊街懷傷一  
載之間而我制便過故作此賦以抒悵惻之戚  
時方其佳德忽就衰其其腕脫來未日之有繼傷類  
年之莫莫覽萬物以追念悲伯姊之已遠尋連塵之

思長離日月之何恒升降平陸際斷令肝營承永  
宇今為諸風入室令冷冷淅淅使我悲悲為我鳴

與妹書

徐漢妻陳氏

伏見儻方所作先君其述述勸德則仁風靡靡其  
言情辭哀則孝心以發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事  
修焉斯者乎執法反禮難言流淚感懷文策悲慰並  
至方便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麗超于此世  
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愚備超予先君體  
弘仁義又勸則聖極孝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己也恭  
義民也思可謂立德立功立民範者也但遙長昨  
留時乏識原榮位未登高志不達本不憐方外迹也  
老莊者絕聖棄智遺萬物等貴賤忘榮樂非經典  
所貴非各教所取何必引以為喻也可其詳之

祭程氏妹文

陶潛

維晉義熙二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潤明以  
少年之輩從而無之嗚呼哀哉往者來日日月遼遠  
梁塵委積塵埃落葉空室哀哀遺孤般般處矣  
人焉焉知誰無兄弟人亦同生誰我與爾特自常情  
慈姐半世時尚得與我生二六爾後九齡受眾摩諒  
撫君相成否爾今妹有德有操堪堪鮮言聞善則樂  
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行中聞可家可飲我聞為善  
慶自己蹈彼君何福而不斯福是已切諸重禮大罰  
兄弟弟居隔絕是超我良恩爾百哀是切諸重禮大罰  
爾冬月白雲掩映我良恩爾百哀是切諸重禮大罰  
尋金半昔爾事未遠舊猶存通孤孤願如何一往  
終天不返故我哀何時復獲親親我父母依倚特  
費我遊魂誰主誰兒奈何程妹於此水已死知有知

相見為時嗚呼哀哉

陽城劉氏妹哀辭

潘岳

馬鳴于相馬鳴于朝徘徊鄉鄰聞其聲相彼彼族  
如彼名卿即郎里里劉氏懷實未獲親和伊子輕弱  
弗兒負何感微於朝野遺於家俾我今妹勸儻儻  
珍產罕劉器服服華撫開懷逝矣奈何哀及母氏  
嗟哉哀哉嗚呼哀哉何痛如之魂而有靈豈不慕思  
嗟哉在矣當復何時

賢婦誌

王羲之

賢婦體中勝常想不憂也白屋之人復得還親鄉住  
未幾妾人吾痛痛所作讀又恐不任當示放也

又

前人

劉氏平安也婢妹可得哀妹慶痛哀當小爾耳汝母  
故若以不安食疾久憂憤當思平理也神意不同前  
者也

二妹帖

王羲之

忽動小行多晝夜十二四起所去多又風不差腳更  
牌牌欲書疏不可已惟絕款於人理耳二妹後平  
平昨來山下差靜政當遣

與妹書

宋鮑照

吾自發寒雨而全行日少棧石是飯結荷水宿以今  
食時便及大車達千里日輪十灰去親為客如何  
如何因涉險遙觀川陸迴神清濟流勝方蕩東顧  
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關地門之絕寄望天際之  
孤雲南則漢山萬族爭負負而含雲飲泉參差代雄  
陵跨長龍前復相繼帶天有直龍地無窮東則砥原

遠隔亡端際際寒蓬夕古樹零平旋風四起黑鳥  
羣歸靜無聲極不見北則敗池清演湖零散通  
桂風之為木化之蕭以智各思因彈指小波噴噴  
紛紛其中西則曰大指長波天合路徑何窮漫漫  
安竭左右苦獨未棄紫雲從臨而西氣盡全光平山  
以下純為驚風石可以神見帝怒驚相連者也又  
景欲沉凝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狀奇  
子再泣誠足悲莫可說也

亡婦崔氏夫人墓誌銘 唐柳宗元

我伯姊之寡人博陵崔氏為之姑凡歸于夫家為  
婦為妻為母之慈我之知不若望之悉也然而自拜  
而以上至幼孩推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  
今之制尸諫葬者塚壙石加蓋其上用敢附碑  
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嗚呼夫夫人之性固有以  
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爽以吾族之大尊長之  
夫人自能言而末書誤舉其諱與其類歟於家游  
之具未嘗自爭先公自郭如京師其時事會世難告  
教罕至夫人憂勞歸月賦並不食又應歸太夫人之  
憂慮結以哀告書主而令人乃知之善諫書為雅琴  
以自娛樂應而不違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為異言  
足以發揚於禮而不為辯事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  
以配君子然而不克會於貴高以至於斯姚謂之大  
有知者郭太夫人生一女幼曰裴氏婦知夫人之懿  
在一族咸以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憐而獨存執  
謂天可同邪嗚呼痛其甚歟遂清血而書以志終天  
之哀與茲石永久

不除婦喪列

高惠元

得妻有姊之喪合除而不除或非之稱吾族兄弟  
不忍除也對曰

哀雖寧戚禮且節哀悼不足與有餘必設及而俯就  
泉受深血焉過君制喪祥兄之嘆情既鍾於孔懷  
及居婦之喪服將除而不忍絕志崇教睦而事越典  
辭況係喪道中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順變多美以為  
勞在禮而或踰過猶不及謹遵仲尼之訓無違孝路  
之辭

祭劉氏妹文

宋朱熹

年月日兄某以酒醴祭於妹五十六娘之靈昔  
妹之亡兄某部絃病弗及療歎弗克臨歸來撫棺一  
慟未決今茲寇安已復有期風且酒有來矣爾殯兄  
及老幼共此一哀惟爾有靈尚其歡享嗚呼痛哉

姊妹部藝文二

唐柳宗元

姊妹部藝文二

宣妻之女為許穆公夫人問街之亡馳驅而歸將  
以唱衛侯於漚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敗涉  
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  
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  
辭

載賦載歌歸陪衛侯變馬悠悠言至於漚大夫敗涉  
我心則憂

既不我棄不能叛反視爾不顧我思不遠既不我喜  
不能展旋縮而不顧我思不遠既不我喜

既從此歸于魯矣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南山崔嵬雄峻嵒嵒峻峻有揚濟子由歸既曰歸止  
葛屨五兩履絳止舊道有揚濟子庸止既曰庸止  
葛屨五兩履絳止舊道有揚濟子庸止既曰庸止  
葛屨五兩履絳止舊道有揚濟子庸止既曰庸止  
葛屨五兩履絳止舊道有揚濟子庸止既曰庸止

秦風南山四章

齊人別文妻乘此車而來會義公也  
載驅薄薄驅弗來都魯道有揚濟子發女  
四驅濟濟垂簾滿轡道有揚濟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道有揚濟子翩翩  
汶水滔滔行人儼儼道有揚濟子遊敖  
晉左思  
鬱鬱岱清濟濟道經陰陽以重為祥為福吸合絲  
應期誕生如蘭之秀如芝之榮邊角峻疑融風成  
比德古烈異世同聲惟我惟妹實惟同生喪先親

載驅四章

明倫彙編家範典第七十三卷姊妹部



